

## ■ 随笔

## 发小之谊

◆ 栗旭晨



人生在世，得一知己足矣，况乎发小之谊。万物生长，大千世界，百舸争流，五湖乃大，四海皆阔。三生有幸，余与利召、亮云、有云、万春诸君共度春秋，同历风雨，已五十五年矣。时光荏苒，初心不改，发小之谊，地久天长。

乙巳年冬月，秀文兄在家乡为其女举办回门庆典，同学咸集。喜宴毕，余等发小五人于村口温泉圣境照壁前，按照当年所站之位拍照留影，定格这一美好瞬间。

往事如烟，犹在昨日。2020年八月，建云君嫁女，余等五人前往，欣然留照。回溯1979年初夏，余等从南高学校毕业，五人直奔集镇之照相馆，拍下第一张集体青春照。彼时年少轻狂，不识愁滋味。及至成年，各奔东西，虽不能常相见，然心中挂念。今之退休，故有余暇相聚，乃重拾旧日时光，再续发小情缘。

学海可渡，书山能攀，跳出农门，五人在所属岗位有所成就，广受乡邻褒扬。忆往昔，同窗共读，终日相伴，灯下解难题，对垒打土仗，赛江湖割草，小乐队吹拉弹唱，大杨树投石惊鸟，皇上沟遍洒垦荒汗水，陀罗山留下攀登足迹。喜怒哀乐，皆可共享，遇挫折而不气馁，有成绩而不自傲。及至正月吃请，父母竭尽所能，施展厨艺。结婚生子，工作紧张，或外出，或回乡，或居城，虽不能齐聚，但三三两两把酒临风，其乐融融。

曾记得，亮云分配至寺坪乡政府工作第一年之夏，余等骑车结伴而行，一路爬坡过河三十余里，亮云于食堂款待发小，虽地处山野，倾其所有，不亦乐乎！一杯入喉，面红耳赤，饮酒从此肇始。

发小有难，鼎力相助。利召母亲患重疾输氧，余因急于外出采访，一大早赶赴医院，将钱塞于枕下乃别。余妻远赴北京手术，亮云把余接到部队招待所，术后开车返忻。万春欲编写家史，无奈其父年事已高，缄默推辞，余回乡登门拜访，以笔详记之，代写序言，编撰纲要，佐其如期付梓。

发小之父母，皆高寿而终，余为十之七八撰写祭文。父母世代农耕，不辍劳作，抚育儿孙，恒艰守成，堪为家族之栋梁，儿女之榜样，邻里之楷模，当孝之敬之祭之。

发小之子女，出类拔萃者众，有公务员、教师、工程师，有博士硕士、自主创业者，孙辈中已有上学入园，尚未娶嫁者，不日好事将临。人丁兴旺，薪火相传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发小情谊，得以赓续。

相识多年，富贵无忘。或定居并州，或安居忻城，或住于村，优哉游哉，各有所乐。每岁春秋，邀约旅游，远足东北，畅游川西，览美甘南，乘兴而往，尽兴而归。逝者如斯夫，青山期有会，明月当长照。走南闯北，难忘家乡风物。呼朋唤友，尤思发小情分。忙时不扰，闲时牵念，累时扶持，难时相助。

发小之谊，发于心，系于情，寓于真，深于德，践于行。时光不老，不见不散。

## ■ 感悟

## 感谢你，阅读

◆ 陈之川

我把幼芽引出冻土，你像一支画笔，将斑斓、嫩绿和激情描遍了山谷、小溪和村庄。浸润着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，让我感到了人生充满阳光，充满了诗意。因你的陪伴，我的课堂有了灵动，有了青春的活力，与学生间的讨论有了热烈的氛围。

因为喜欢你，漆黑的夜成了我的领地，我珍惜宝贵的时间，是你让我感到了夜的迷人。因为有你，我能心平气和地独享这份宁静，把白天被杂务切割得零零碎碎的时间拼接得完完整整。在你的陪伴下，黑夜之花静静地绽放，散发着芳香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我随曹雪芹迈上红楼，看到了大观园的古色古香；陪吴承恩西游，感悟到了人的一生犹如取经，修成正果需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；伴施耐庵登上梁山，体会到了名著的艺术魅力。

打开《再别康桥》，透过诗歌里的一字一词、一草一木，我仿佛看到了徐志摩沉醉在如诗如画的黄昏美景中。踏上《白鹿原》，我真正理解了巴尔扎克说的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这句话的含义。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，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工作与生活上充满了苦闷与

辛酸，每天回到家里，只有打开书本，我的心才能安静下来，我才会不被那些烦恼捆绑，我总是被书里的文字所吸引。夜里，我听不到屋外的寒风呼啸，也觉不出滴滴答答的雨滴敲窗。无数个日子，趴在桌边，倚在床头，躺在被窝里，我跟着文字朋友徜徉在另一个世界。

夜阑人静，有时读完一本书，我感慨万千，头脑清醒，于是文思汹涌，思路宽广，落笔千言。多年与书为伴，我感到夜是最迷人、最宝贵、最出成果的，对于我从事的教育工作来说，我用台灯的光亮给自己从夜色中切割下一片光明的天地，让我博览群书感悟人生，品味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。从那些有名的、无名的作者的字里行间，我敏锐地感觉到生活的多彩，时代的脉搏。手指在键盘上翩翩起舞，书路在书本上缓缓铺开。我通过书本从事写作，写作带给我无穷的欢乐。

感谢阅读！有你，我登上了讲台，为祖国培育栋梁千千万万。你的美，让我有了终身与你为伴的愿望；你的美，让我的人生充满诗意，有了品位和浪漫；你的美，让我心中充满阳光，有了超越一切的力量。拥有了你，我便拥有了整个世界。

## ■ 情怀

## 故乡的高小

◆ 刘金海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由月蝮小学升入离村五里路的野峪高小读书。

野峪高小位于后野峪村边上，依山傍水，环境优美。学校坐西北向东南，上下两院各有一排土坯垒墙的房屋，上院几间房，是六年级学生的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兼卧室，对面是操场。下院几间房，是五年级学生的教室和中午为学生热干粮烧开水的伙房，对面是古戏台子，靠围墙的地方还有两株楸树。

校园西北是山谷和田野。山涧红叶如火，山麓野生枸杞树上果实累累，像一串串淡红的小灯笼。校园东南有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，顺着渠道经双海、南张村弯弯曲曲汇入牧马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能照见人影子。山谷田野和河边滩涂，是学校组织学生们春游和少先队员进行队日活动的好去处。

野峪乡的沟沟岔岔间散落着15个行政村，差不多每个村都有在野峪高小就读的孩子。每当晨光微露，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上，一些系着红领巾、肩挎布书包、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小学生向野峪高小涌来，形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。那个年代，学校没有寄宿条件，学生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都是跑校。学生步行到校上课，放学后步行回家，近的少

说三五里，远的十多里，在路上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。多数村庄还是羊肠小道，沟壑纵深，尤其到了冬天，天黑得早，气温又低，滴水成冰，耳朵和脸冻得通红，手冻得连笔也拿不稳。

学校的彭建荣老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不辞劳苦，走村串户，在学校驻地的村子里，为学生们找到了民宿住下来。既让同学们少跑了路，增加了学习时间，也便于学生们在学校上晚自习，好让他亲自辅导。下晚自习后，彭老师还要抽出时间，到学生们借住的民宿，查看学生们的休息情况，生怕晚上休息不好，影响第二天的学习。

学生们也非常自律和懂得感恩，学雷锋，做好事，都能做到按时休息，提前起床。我和润旺、新根等五六个同学，住在村西头高圪梁上计昌家闲置的窑洞里。每天天刚亮就起床，有的操起扁担挑水送粪，有的拿起扫帚清扫院落，有的和房东一起推碾磨面，受到附近村民的称赞：“野峪高小的这些娃娃们实在好哩。”

1965年，忻县高小升初中实行的是区域考试，庄磨、野峪、三交、牛尾、付家庄、上寺等6个公社共350名学生参加考试，录取新生40多名，录取率11.4%，而野峪考生

28名，就录取了7人，录取率达25%，大大超过了平均录取率，受到了县里的表彰，夺回的红色锦旗挂在高高的竹竿上，在校园里迎风飘扬。

那时候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。在高小两年的时光中，学校多次组织学生开展割草、拾粪、锄地、收割庄稼等劳动。冬春季同学们放学回家后，顾不上休息，就一手提箩头，一手拿粪叉，匆匆忙忙到村里街头巷尾、杳晃胡同拾牛、驴、猪、狗粪，到村外山坡上捡羊粪。那时同学们没有手套戴，手指冻得像“红萝卜”，也不叫一声苦和累，更不嫌脏和臭，积极性非常高。夏季到学校附近的野地沟旁割蒿子等青草，沤绿肥。秋季学生们放学回村爬坡上梁割野草，背到学校晒干后，冬天喂生产队的牲畜。实际上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竞赛活动。这些活动，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当地的农业生产，而且培养了学生们热爱劳动的思想品德，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关心集体、吃苦耐劳、乐于奉献的种子。

学校文化生活丰富多彩，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等革命歌曲在校园不时响起。每逢重要节日，学校都要在后野峪生产队的场院，学校操场或古戏台子上，举行庆祝活动，进行扭秧歌、打腰鼓、说快板等各种文艺表演，吸引了不少村民观看。那时办学条件差，生活艰苦，但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，并给我们留下暖阳一般的记忆。